

空心岁月

林白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空心岁月

林 白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心岁月/林白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11

(林白个人三部曲)

ISBN 978-7-5153-0341-3

I. ①空...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0427 号

责任编辑: 程黛眉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电话: 010-57350521

门市电话: 010-57350370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6.375

字 数: 11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目录

第一部分 红色蛙类消失 / 001

第二部分 猜想 / 043

第三部分 玫瑰的音节 / 063

第四部分 飞的感觉 / 089

第五部分 患者 / 127

第六部分 月光与水稻 / 165

附录：姚笠的小说 纸乌鸦 / 194

第一部分

红色蛙类消失

在我对子速的观望中,红色的蛙类总像一种恒定不变的背景或空间笼罩着他,它们有时像岩画中的红色蛙形,凝固不动,线条稚拙、简单,身穿红色T恤肤色黧黑的子速在它们中间目光忧郁、神情严肃。而在另一些时候,这种奇怪的蛙类开始在他的身后飞来飞去,直到布满了我头顶的天空,它们像一些红色的乌鸦那样发出“哇哇”的叫声,它们的无翅飞翔使天空变得陌生。

这种联想始于夏天。那时子速常常穿着一件红色T恤出现在我的眼前,而他经常谈到的话题即是红色的蛙类消失,那本来是某天晚间电视新闻里的一则短消息,子速为之忧心忡忡。他到沙滩大院我的宿舍坐了一个下午,整个下午我的房间里就充满了许多严肃而沉重的话题,那都是子速惯常爱谈的话题:人类面临的困境、普通人的生存、末日与拯救,等等,红色的蛙类消失这件事在他的谈话中反复出现,像一首交响曲中的主旋律,或者一条黑色的河流中不时跃出的红色

火焰。

那段日子闷热之极。我的宿舍前后左右都是办公大楼的高墙,一点风都进不来,在这个漫长的夏天,我每天在房间里进行裸身运动,赤身裸体地打电脑,赤身裸体扇扇子,赤身裸体吃西瓜,赤身裸体下挂面,晚上睡觉时只在肚子上盖一条单位发的洗脸毛巾。我还常常跑到镜子跟前观看自己,主要目击物是腹部、腰和胸部。我跟所有离了婚的女人一样,衷心地希望自己身腰年轻永不发胖。子速就是在这些闷热的日子里的某个下午在我的宿舍里跟我谈论红蛙的。他摇着扇子,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滴下来,他说彗星在这个月就要撞击木星了,一种红色的蛙类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他说这种红色的蛙类是一种非常敏感的动物,它们的灭绝预示着一种大的灾难,再过若干年,我们就会看到结果了。

子速是一个运气极差的人,他的书橱里布满了非常多深奥的书,他读遍了它们,但他还是一个倒霉的人。我的女友李莪在见过他一面之后郑重地对我说:这个人一脸晦气,他干什么都不会成功的,你不要跟他合作任何事情。李莪的断言使我大为震惊。

运气这个东西确实太阴险叵测了,红色的蛙类已经从我们的视野(我们的视野就是电视)消失,地球将会有怎样的运气呢?彗星(我眼中的彗星是由巨大的冰块组成,像大洋里的冰块一样晶莹,像月光下的冰山一样寒光闪闪,它们白得发

蓝,在难以想象的速度中升腾起美丽的尘光,它们的旋转犹如一种高难的舞蹈,它们肯定是一些热情的女人)撞击木星之后它们双方又会有怎样的运气呢?这样的问题飘荡在这个异常炎热的夏天。据说这样的气候已经几十年没有过了,从六月份开始一下就反常了,大雨从天而降,南涝北旱,我在电视里看到南方的许多城市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水淹到了楼层的窗口,各种船只在高楼之间穿行,我看到这些被水漫淹的城市有我熟悉的N城。看到它的楼房和头戴斗笠的女人(她们在近镜头中颧骨高耸,肤色黧黑)使我整个夏天都在想念它们,红色的蛙类已经消失,它们曾经被画在G省一座名叫花山的山上,名为花山岩画。花山离N城不远。这个夏天给我的印象除了反常的闷热就是大雨来临之前的天空,我常常跑到楼顶观望它,在奔驰突进的低云中,我看到隐隐的红光在漫射,这种红光比狰狞的乌云更狰狞,比恐怖的鲜血更恐怖。它们从南到北的移动,漫洒下异常的气氛,敏感的人看到了红色的蛙类在天空中飞翔,它们像一种怪异的乌鸦,发出哇哇的叫声。

从地上到天空充满了这样的声音,使有些人夜夜不能安睡。

种种不祥的气氛都是子速传递给我的,子速穿着一件红色的T恤,他本人就像一只红色的蛙,他黑且瘦,眼睛大而惊恐,这是一个丧家者,无家可归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道德优

秀者兼思想者,对人类前途抱有忧患,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热爱家庭和孩子,不怕吃亏,替朋友还债的人。他的以上品质在这个时代是如此稀有以至于显得有点滑稽,甚至离奇,没有普遍性可言。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因为离婚而如此悲痛,这是一个已经不会悲痛的时代,悲痛欲绝使人感到滑稽,这个时代既不会悲痛,也不理解和容纳悲痛,这是事后子速对我说的,当时他的嚎啕大哭确实使我震惊之极,就像光一下刺了我一下,我早就不会这样大哭了,没有什么东西能这样打痛我,我已经习惯于不被打痛了。

他的嚎啕大哭从电话里传来,他对我说,这次肯定是过不去了,他反复说过不去了,他说了很多次之后我就明白了过不去是什么意思。他说他再也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他的声音像电影里绝望的人,他一边说话一边啜泣,压抑着无边的痛苦,同时他的嗓音出奇地好听,像一种柔软的金属(银铃?)在空气湿润树木疏朗的林间草地上方被弹响。我忽然想到子速的嗓音有点像我国著名配音演员童自荣的嗓音,这个念头一出现,我立即觉得我不是在倾听电话里子速的绝望与痛苦,而是在听一部译制片的录音剪辑,啜泣声被有效地控制在独白中,速度由慢到快,最后达到高潮,变成了嚎哭,我潜心地倾听这声音,哭声止住后我又继续听他述说自己的痛苦,在倾听中我发现他的叙述用的是书面语言或艺术语言,

这使我觉得子速也许读书读得太多,以至于与现实生活有些隔了。文学和艺术的诗意离我们的生活是那么遥远,以至于浸染了诗性的人在生活中显得滑稽可笑、不真实,而且处处碰壁。现在当我记述子速的哭泣时,我忽然想到了多年前的自己,一个在风雨中的电话亭里失声痛哭的女人是谁?风灌进电话亭里,把女人的长发飘起,它们落下的时候被泪水沾在了脸上,她脸上化的妆残缺不全,就像被她哭泣的爱情。电话亭侧面的高楼里住着她所爱的人,她给他打电话,说她就在楼下,她想要见到他。他没有下来,他并不想下来,她被幻想和绝望所折磨,只有对着电话哭泣,她的声音沙哑而难听。长久以来,我已经忘记这个女人的哭泣了,我忘记了她的抽搐就在我的胸腔里,在逝去的无数个雨夜,那冰凉而湿的空气直达心脏,她迅速变凉的泪水曾经那样长久地悬挂在我的脸颊上,她的哭泣就在我的喉咙里。

我听到子速说他是一定要了断的,国人的质量太差的因素之一就是把生命看得太重,而把一些更重要的东西看得太轻。他的语气坚定而悲壮,我觉得明天就会听到他的噩耗了,我将去收拾他的遗物,他说他的日记曾经想到留给我当素材,但考虑到我状态不佳他已决定留给别人,还送到了他的书,那是他最最珍贵的财富,他也交给了一位可靠的朋友,他曾借我的两本书和一本杂志他也已列在清单上,请他的朋友还给我。他说他把所有该做的事都做了,他说他非常冷静非

常清醒,他已经一无牵挂了,他说再活下去已没有任何意义。我想这肯定是真的,从此以后我就只能到墓地去看他了。

当时我反复给子速打电话,在电话里我听到的第一声总是十分微弱有气无力的“喂”,它跟我听到过的那些临终遗言是一致的,确实就像是一个去意已定、生命的游丝在飘摇之中的人所发出的,他的声音就是这样一种游丝,它正在向着冥府游去,它大部分已经游过去了,只剩下了一点尾巴,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电话来了,铃声把它重新召回人世。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有点像在传奇的电影中,一匹在最后一刻飞奔而来的马,一支箭(或者子弹)嗖的一声,挡住了扼断生命的那只手。正是这样,在不祥的红蛙飞临子速的头顶时,电话就响了,我想我真是太及时了,再晚一分钟可能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我在电话里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劝子速,希望他珍惜自己的生命,哪怕是为了朋友也要活下去,针对子速的高尚品性,为别人而活是一个最能说服他的理由。他结果就被说服了。

子速一次次地说他要自杀,我一次次地劝说他不要自杀。我总是在电话里劝说他,我一直没有去看他,我对自己说应该去看他,但我一直没有去,我寻找着各种各样的借口,现在想来,我其实是有些怕他。我怕一个彻头彻尾的倒霉蛋,一个不人不鬼蓬头垢面嘴唇裂皮的准备自杀的男人。我的朋友中常常绝望到要声称自杀的还有一两个,但没有谁像子速这

样山穷水尽,我缺乏跟大倒霉蛋打交道的经验,我不知道假如我真的去看他我应当做些什么,我怕担此重任。我想他真的会死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子速没有死,当他穿着红色的T恤像地球上的最后一只红蛙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他已经渡过了他的危险期。他通过到一家外资企业打工,用资本家残酷剥削、超负荷的劳动摆脱了他的精神危机。他现在关心的是两个截然相反的问题,他说:如果我有一百万,甘颜和孩子就会回到我身边了,我就会有一个家了。我每次从外面回来,我就想要是这时候我房间的窗口有灯光我就得救了。我当时把他所需要的理解为仅仅是灯光,我没心没肺地说:那你找一个年轻人跟你一块合住一段吧。子速黯然神伤了一会儿,说:我现在很孤独,容不了别人。

他的一项与百万财富的梦想背道而驰的计划是一项著述事业,他打算投入他后半生的全部精力,像普鲁斯特那样足不出户。他要写一部书,将一个普通人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所会碰上的问题探讨一遍。他说在这个时代做这样一件事确实像堂吉诃德一样可笑。可笑之处就在于即使想写也已经写不成了。

子速没有自杀使我感到隐隐的失望,我明白这不对,自杀的念头总是神圣的,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想。很少有人说了死就真的去死的,这使我们的生活十分平淡地在过去,用子速的话说就是没有“遭遇”,但我觉得子速的遭

遇甚至已经像一颗硕大的钻石,它神秘、复杂、色彩斑斓,在我的叙述中永远也不可能完整地出现,我的讲述仅仅只是它的余光,它的整体藏匿在子速的生活里和我的想象中。

子速坚决不同意离婚,为此他曾在甘颜的娘家静坐、绝食,整整两天不吃任何东西,然后就在她家的客厅里发高烧和胃出血,这让我很容易想到那些被丈夫嫌弃、坚决不肯离婚从而喝敌敌畏、上吊、抹脖子以动摇男人决心的女人,这样的女人俯拾皆是。甘颜的父母后来不让子速进入他们家,子速就日夜在房子的外面徘徊,时刻寻找进去的机会,每当甘母出来买菜或者小保姆带孩子出来晒太阳,子速就要上去,他说他必须见甘颜,必须跟她谈,他们说她不在,他说那可以立即给她打电话,告诉她他将一直等到她回来。他不顾一切地守候在甘颜家的门口,头发蓬乱(因为他急得用手揪头发)、两眼通红(长时间不睡觉)、嘴唇干裂(长时间不喝水,不记得喝,也没有喝的),精神十分亢奋,我想子速当时的形象绝对不像一个正常的人而像一个疯子,或者像《狼牙山五壮士》或者是《血战台儿庄》里的英雄壮士,他的神情就是决一死战的神情。他觉得这个世界全都欺骗了他,背叛了他,而甘颜就代表了这个世界,他说甘颜当初哭着要嫁给他,他就把她带回去了,他所有的朋友都反对他跟甘颜结婚,朋友说他跟甘颜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甘颜物欲太强,而子速在朋友圈里被公认为是一名不上教堂的教徒,一名不写作的作家,

一名不立说的思想者,他的房间里全是书,他反时装、反广告、反电视,根本不是一个时髦女孩所需要的人。难道甘颜需要一名牧师吗?需要一位精神导师、道德劝谕者吗?

子速认为甘颜的问题只是在影视圈里混过,那是一个最浅薄无知又高度讲求消费的圈子,她整天看着明星们进进出出挥金如土,以为那就是真正成功的生活,子速哭着对我说,当初甘颜哭着对他说她一定改,要重新开始。甘颜当时刚刚被一个导演抛弃,痛不欲生,准备自杀。子速说他当时真的以为她要死,事实上甘颜更大程度是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当初她跟导演的同居搞得过于轰轰烈烈,导演的妻子又闹得过于沸沸扬扬,弄得大家都知道了导演要离婚,然后跟甘颜结婚,所以甘颜一直就以导演夫人的自我感觉在圈子里进进出出。忽然风云突变,导演回心转意,决意与甘颜分手,同妻子重归于好,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件事的始末,也有人说这其实是导演的一个障眼法,导演是对甘颜厌倦了。

真实的情况无从追究,重要的是甘颜的的确确是被导演抛弃了,她想再也不会有人爱上她了,谁会去捡导演的剩呢?谁都知道她是导演的剩,她此生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甘颜一想到此就会嚎啕大哭或呜咽不已,她在她的宿舍里不洗脸不吃饭(正如后来徘徊在她家门口的子速),这时子速从天而降。

甘颜并不认识子速,甚至也没听说过这个人,甘颜所处

的影视圈跟子速的确是两种不同的材料构成的,她可能知道某个二流的港台明星的血型与卧姿,但她不可能知道子速。跟甘颜在同一剧组的一名美工,是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业余时间画油画,因此认识了在一家美术杂志社当文字编辑的子速,爱好精神生活的美工很快就成为了子速的好朋友。子速从来不拒绝这样的朋友,他天生就具有一种吸引力,使他的朋友一碰到危机或者麻烦就想到找他,在某些绝望的时刻,子速就像北斗星,穿越我们心中的重重乌云,他悬挂在我们的上空,他的身后澄净而湛蓝,他的音质既柔软又铿锵,他的话既让人惊奇,同时又让人觉得它本来就在自己的心里,子速的本领就是能迅速把弥散在空气中的真理变成晶体并且拿到你的面前。他总是能说出一些深刻的话,使我们在闷热的气温中感到凉爽。同时子速还像荒芜的土地上的一棵树木,他的朋友就是它的阳光和空气,因为有了众多朋友的倾听,他的声音才如此充满了魅力。朋友们鱼贯而入,他的小屋因而空气清新。

他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个个消失了,他们怀着对他的崇敬之情远离了他。这个时代有一个强大的场,任何力量都敌不过它,它是一种命中注定的东西,与红色蛙类的消失有着一种神秘的联系,在暗红色的天空下,它不动声色地掠过我们的大地,所到之处,新鲜的树叶纷纷飘落,它们像鸟一样布满着天空。子速总是引发我的这样一种想象:灰色的鸟儿在

暗红色的天空漫天飞翔,天空中充满了金属的呼啸声。即将到来的会是什么呢?子速总是要探讨灵魂的问题,究竟是市场对灵魂的压迫大还是革命对灵魂的压迫大?

没有人能长期忍受子速的追问,没有人会不害怕灾难的到来。这是一个不会给人带来好运的人,这是一个只有沉重没有轻松的人。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思考的时代,整个时代都不喜欢子速,他倒霉透了,晦气透了,到后来我们对他敬而远之,就是说我们远离他的时候心里怀着一份敬意,这是我们对这个世界仅存不多的敬意的一份。只有当灾难(如同一种灰白的手指,它的影子从神秘的地方突然出现,触碰到我们的头发,使我们悚然心惊)或者难以言说的空虚(这种东西是一种灰色的蜘蛛网,无边无际,像天一样的颜色和重量,既轻得我们感觉不动,又重得我们挣脱不了,有时候我们感到这种灰白细小如蛛丝的东西已经粘在了身上,使我们无端感到不快活)突然来临,我们才会想到子速,他长型的脸黑而瘦,他的头发永远有些零乱,而且永远跟他的脸型不协调,子速的脸型在周围很少看得见,我觉得它有点像基督的脸型。

我曾经在呼和浩特的书店里跟子速一人买了一本希腊作家卡赞扎基斯著的《基督的最后诱惑》,这本书的封面是头戴荆棘、背负十字架、胸前鲜血淋漓的基督,虽然我怀疑这是一幅改编的同名美国电影的剧照,但基督的形象跟教堂里的相去不远。我把封面上的基督跟子速比了一下,我发现这两

者的确很相像,我指的是脸部,在脸部结构的中段有些凹陷,这种结构在国人中极少看到,这使瘦而高的子速在大街上多少显得有些奇怪。

子速的头发永远不谐调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像基督那样长发披垂至肩,只有披垂至肩才能缓解那种长脸型的对比,而子速的头发黑黑的顶在头顶上,让人感到他的脸长得无以复加。我还看到过一张子速剃光头的照片,它并不因为子速剃了光头就使他的脸看起来短一些、正常一些,反而因为没有头发的遮挡他的长脸型长得更加触目惊心。

(光头的子速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事实上我从未见过他这种样子,政治和监狱是我不感兴趣而且也不愿意提及的字眼,我从来没有搞清楚过它们,我害怕政治,我知道子速曾经被它关在某个地方,在那一年,我到底在哪里呢?他出来的那天我又在哪里呢?那天下着雪,雪花落在他的光头上,冰凉而湿润。他走到街上一家最近的剃头摊子前,在镜子中看到了光头的自己。他的眼睛突然充满了泪水,镜子里的影像模糊一片。他的泪水滴下来,落到放在膝盖的手背上。这是一个用冰雪覆盖的景象,我将永远不再提到它。)

子速当然不可能像基督那样把头发留长,如果那样的话,子速也许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美男子。但是子速的本质排除了他在外表上标新立异的可能,他是一个平民的儿子,一个朴素的人,他的装束从来没有超出一个平常人,他的头发